



忠诚党的教育事业

云南人民出版社

忠诚党的教育事业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72. 9. 昆明

371.6
864
5759

忠诚党的教育事业

*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昆明市书林街100号)

云南人民印刷厂印刷 云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 $3/4$ 字数：38,000

1972年9月第一版 1972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5,200

书号：7116·357 定价：一角二分

目 录

青春献给苦聪人

- 记金平县苦聪大寨纳迷河小学教师邹延庆…… (1)

献身于无产阶级教育事业

- 张福全扎根苗山办教育的小故事…… (10)

一心为山村贫下中农办学

- 记汪清县五家子小学教师陈文立…… (14)

一定要为贫下中农办好学校

- 记梨树县三家窝堡耕读学校女教师吴学珍…… (21)

巡迴教学八年

- 为普及教育做出贡献的青年女教师李淑兰…… (26)

山村女教师

- 记宁陕县七里大队民办小学教师林岳秀…… (29)

一片丹心育幼苗

- 记安市市保国四校教师刘桂兰照顾瘫痪
儿童的事迹…… (32)

老教师 新贡献

- 记北京市香厂路小学教师章旭昭…… (37)

朝气蓬勃地战斗在教育战线上

- 记上海市虹口中学教师孙成…… (44)

青春献给苦聪人

——记金平县苦聪大寨纳迷河小学教师邹延庆

在金平县的原始密林边沿，有一所为苦聪人创办的小学，名叫苦聪大寨小学。这所学校成了苦聪人政治、文化活动的中心。在这所学校里，有一个被苦聪兄弟亲切地称为“俄窝果搓苏玛那斯搓”的汉族教师，他，就是忠诚党的教育事业，把青春献给苦聪人的邹延庆同志。

当邹延庆肩负重任来到苦聪地区教书时，还是一个不满十九岁的青年，现在，他已经是一个中年人了。在这十二个年头里，他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中，磨练思想、磨练意志，认真改造世界观；在这十二个年头里，他扎根边疆，排除万难，呕心沥血，在落后于内地几个时代的苦聪地区，为苦聪兄弟培养了第一代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新人。

“俄窝果搓苏玛那斯搓”（我们苦聪人的好教师），这是一句朴实的语言，但它却表达了苦聪兄弟对邹延庆同志的爱戴，包含着苦聪兄弟对邹延庆同志多么深厚的阶级情谊；这也是一句崇高的评语，它是对邹延庆同志十多年来扎根边疆，积极从事党的教育事业的高度评价。

扎 根

“忠诚党的教育事业，服从组织分配。”不满十九岁的邹延庆在分配工作的志愿书上写下了自己的决心。不久，他怀着

满腔革命热情，从内地的开远来到苦聪山寨——纳迷河办学。

一天，他给苦聪老人弥百发宣传办学的道理，要老人动员大家在纳迷河办学。讲了半天，老人摇摇头表示听不懂。这位苦聪老人象其他苦聪人一样，祖祖辈辈生活在老林里，过着兽皮遮身、野菜充饥的原始生活。是恩人毛主席派亲人解放军把他一家接出老林，过上了幸福生活。虽然他对办学的道理还不理解，但对到苦聪山寨来工作的这位小同志还是十分尊敬的。晚上，弥百发一家按照苦聪人的习惯，端来野果酒，烤来松鼠干巴请邹延庆吃饭。

小邹既感激苦聪老人的盛情，又为语言不通工作无法开展而苦恼，加上生活习惯突然变化，也感到不适应，心想：“这样下去行吗？”

小邹向一位解放军同志打听内地升学和调换工作的消息，这位解放军同志发现他在边疆教学的决心有了动摇，就耐心地启发、帮助他：

“到过金平烈士墓吗？”

“到过。”

“他们为什么把自己的鲜血洒在这里？”

“保卫边疆呗。”

“是呀！这里的每寸土地都是解放军和边疆人民用鲜血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手里夺回来的，可是有的同志还嫌这里艰苦，不安心，对吗？”

小邹会意地低下了头，脸上火辣辣的。

在和这位解放军同志相处的日子里，小邹懂得了许多道理，对这位解放军同志更加尊敬了。这位解放军同志为了保卫边疆，千里迢迢，从东北来到这遥远的西南，正是这位解放军同志和他的战友，深入原始老林，历尽千辛万苦，把散居的苦

聪兄弟一户户接出了老林。他问自己：亲人解放军能把苦聪兄弟接出老林，难道自己就不能把社会主义新思想、新文化传给苦聪兄弟吗？

这位解放军同志临别时，送给他一套毛主席著作，鼓励他好好学习。

接着，党组织的同志又带他到原始老林，参观苦聪人过去用芭蕉叶盖的住房，亲口尝一尝苦聪人过去吃的野果野菜，使他受到很大教育。

从此以后，小邹把学习毛主席著作与改造世界观结合起来，思想觉悟有了很大提高。他立下了这样的誓言：“苦聪山寨就是我的家，苦聪人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我要把青春献给苦聪人。”

语言不通，他见人就问，积极学习，很快就能讲一口流利的苦聪话，密切了与群众的联系。他把在城镇穿的干部服换成了苦聪人的劳动服，象苦聪人一样下地驶牛，上山背柴。他一边参加劳动，一边宣传办学的道理。不久，在苦聪兄弟的支持下，纳迷河小学办起来了。

豺狼最害怕老林里出现光明。当时，一小撮阶级敌人，眼看学校办起来后，他们过去那套愚弄群众、利用封建迷信蛊惑人心，从而统治群众的作法就吃不开了，便千方百计地进行破坏和捣乱。说什么：定居和办学是共产党的计谋，……上了学的孩子都要送到内地，父母亲再也见不到了。并威胁群众不准与汉族教师邹延庆接近。紧接着寨子里发生了疟疾和流感，苦聪老幼一个接一个地病倒了。两个“猫公”趁机跳出来装神弄鬼，说什么：来了汉人，办了学，寨子里才着了鬼。要避病就只有退学，回老林。缺乏科学文化知识的苦聪人议论纷纷，学校也听不到朗朗的读书声了。

邹延庆向苦聪兄弟解释：疟疾和流感是病菌传染的结果，决不是着什么鬼，不要上阶级敌人的当。他决心帮助群众治好病，用事实教育群众破除封建迷信，揭露阶级敌人，使学校真正在群众心里扎根。于是，他不顾个人安危，日夜兼程，赶到乡上汇报情况，请来了医生。苦聪老人弥百发一家人都病倒了，邹延庆就搬到老人家里，给全家人煮饭、烧水，一口一口地给病人喂药。初期，老人听信了“猫公”一套鬼话，不肯吃药，邹延庆就亲口服用示范。经过几天的治疗，病人终于痊愈了。

通过治好病的事实，教育了广大苦聪群众，破除了封建迷信，粉碎了阶级敌人的阴谋活动。当学校经过阶级斗争的考验重新开办的时候，弥百发老人积极把孩子送到学校，他说：苦聪人要听毛主席的话，读毛主席的书，要建设社会主义，不学文化不行啊！

育 苗

一九六二年秋天，刘少奇的单干黑风刮到苦聪大寨，一部分苦聪兄弟陆续被迫搬回原始老林。苦聪大寨早已办起的学校面临着停办的危险。

就在这个时候，在苦聪大寨群众的要求下，上级把邹延庆调到了苦聪大寨。邹延庆怀揣毛主席著作，满怀着“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的坚强信念来到这里。他心里明白，自己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夜，已经很深了，一盏小油灯照亮了小草屋。邹延庆翻开毛主席的光辉著作，目光流动在几行打着记号的字上：“必须帮助各少数民族的广大人民群众，包括一切联系群众的领袖人物在内，争取他们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解放和发展”。他看着想着，刚到大寨那天苦聪人热情欢迎他的情景又浮现在

眼前：那一天苦聪兄弟紧紧握住他的手说，“有了毛主席，才有我们苦聪人的今天；有了毛主席，外来干部才到苦聪人居住的地方，同我们一道建设祖国的边疆。我们苦聪人现在虽然政治上翻了身，经济上有了发展，但在文化上还没有翻身。邹老师今天到我们苦聪大寨教书，带来了毛主席他老人家对我们苦聪人的关怀啊！”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谆谆教导，苦聪兄弟的热情勉励，给了邹延庆很大的力量，他决定到苦聪山寨走访苦聪学生的家庭。

邹延庆访问了苦聪大寨的每一家后，又来到和大寨遥遥相望的沙拉寨子。当他走进苦聪老人李罗则家，正碰上李罗则和儿子李普龙谈着继续上学的事——如今在上海读大学的李普龙，当时还是个小娃娃。李罗则意味深长地说道：“我们苦聪人有了毛主席，才出老林定居，办起了合作社，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光明大道。现在又叫我们解散，说我们苦聪人没有文化不会办社。没有文化，那是万恶的旧社会、国民党、土司头人犯下的罪。”讲到这里，李罗则看看邹老师，继续说：“毛主席他老人家一直关心我们苦聪人，把学校办到了我们苦聪山寨，我家李普龙就交给你们了。只要我们有了文化，我们就可以读毛主席的书，就可以办好合作社。我们死活也要跟毛主席他老人家的革命路线走！”

苦聪老人的一席话，在邹延庆心中掀起了浪花，久久不能平静。他暗下决心：苦聪人没有文化的历史一定要结束，刻木记分、结绳记事的落后现状一定要改变，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社会主义新文化教育培养苦聪人的下一代，再不能让他们成睁眼瞎。

原有的学生有的跟随父母散居和迁走，有的忙于农活和做家务，只有李普龙来上学。只有一个学生，教不教？教！邹延

庆把李普龙接到大寨小学。他深深地感到，坚持办学，培养教育好李普龙，这是一场严峻的阶级斗争，李普龙身上寄托着三千多苦聪兄弟的希望啊，一定要把他教好！

白天，大寨小学的茅草屋里，邹延庆一遍又一遍地给李普龙讲张思德、白求恩、老愚公的光辉形象；夜晚，邹延庆耐心地辅导李普龙温习功课，点点滴滴育新苗。

一天清晨，李普龙来到山箐里抬水。忽然看见头两天吵嚷闹崩的小伙伴普克斗从山坡滚下来，李普龙很快跑过去扶起他，把他背到学校。

看到李普龙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健康成长，邹延庆喜在心头。他热情地勉励李普龙说：“你做得对，这就是毛主席教导我们的‘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虽然你和普克斗不是一个寨子的人，但你们都是一根藤上的瓜，阶级兄弟就要互相关心、爱护。希望你一辈子做好事，一贯有益于人民，做阿波毛主席所期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为了使李普龙更快地成长起来，邹延庆还常常给李普龙讲述越南人民在抗美救国战争中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帮助他学习报纸，关心同烧一山柴的越南兄弟的革命和建设。李普龙开阔了眼界，明白了天外还有天，哀牢山外还有山，长大了不仅要为苦聪人民服务，还要为中国和世界绝大多数人谋利益。

为了让更多的苦聪孩子接受毛泽东思想的哺育，邹延庆按照老支书陶玉林指点的办法，一边教李普龙读好书，树立榜样；一边继续发动学生入学。他了解到苦聪人王扎老家的儿子王则三，在苦聪孩子中很有影响，只要做好了他的工作，其他苦聪孩子也会跟着来上学。邹延庆便三番五次到王则三家，耐心地启发他们读书的要求，他说：“万恶的旧社会，苦聪人有眼

只能看老林，有耳只能听熊叫，有腿只能爬陡坡；今天有了毛主席，我们苦聪人才真正见到了太阳。现在我们有眼要看毛主席的书，有耳要听毛主席的话，有腿要走社会主义的阳关大道。我们苦聪的第二代，难道还要象苦聪老一辈那样当睁眼瞎吗？”邹延庆一番充满深厚阶级感情的话，讲得王扎老一家的心比火塘的火还暖，当即动员小则三去读书。小则三表示说：“岩安苏波苏希来罗”（我明天就约伙伴们去读书）。经过一番艰苦的思想发动工作，全寨适龄儿童和青少年全部入了学。苦聪大寨小学迎着阶级斗争的风雨巩固和发展起来了。

邹延庆没有满足于定居的苦聪儿童入了学，他心里又在想怎样使那些散居的苦聪儿童也能上学读书。罗迷寨和香水寨散居的苦聪人在老普寨定居下来了，全寨二十八户人家中有二十多个苦聪适龄儿童需要上学。当时，要在这个寨子单独办学还有困难，邹延庆决定利用星期天的休息时间，到这个苦聪山寨办个“流动学校”。

老普寨离大寨有二十多里山间小道，荆棘丛生，来回要爬山涉水。周末的一天，邹延庆照例向老普寨出发了，天擦黑才赶到。当晚，在苦聪老人姬阿七家宽敞的茅屋里，邹延庆继续给二十多个苦聪儿童上课，教孩子们读、写“毛主席万岁”五个大字，逐字逐划地讲解，手把手地教孩子们一笔一划地书写。姬阿七老人望着邹延庆的身影，赞叹地发出了苦聪兄弟的肺腑之言：“邹老师来我们山寨教书，把阿波毛主席的关怀送到了我们苦聪人的心坎上！”

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不管是明媚的春天，还是烈日的盛夏，不管是绵绵的雨季，还是寒冷的严冬，邹延庆都坚持利用周末和休息时间，到老普寨去上课，在他的心血浇灌下，这一批苦聪儿童也成长起来了。

开 花

近几年来，邹延庆结合做校外教育工作，跑遍了苦聪地区所有的村寨，做了一番艰苦的社会调查，得出了一个明确的结论：普及教育是当前边疆教育革命中急待解决的一个问题。

普及工作从那里入手呢？邹延庆从自己亲身实践中体会到，要在苦聪地区搞好普及教育，就要在可能条件下普及汉话。几年来，他凭着一颗“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的红心，把汉字书写后张贴在门上、柱子上和农具上，结合实物教说汉话，识汉字，使苦聪兄弟掌握了很多的汉语词汇，同时在干部中提倡讲汉话，一带十，十带百，使汉话逐年在苦聪大寨得到了推广。现在全寨子已有百分之八十的苦聪兄弟能说会听汉话，为学习和掌握毛泽东思想打下了基础。

一九七一年初，南华县贫下中农推广速成自读毛主席著作的经验传到苦聪大寨，就象一把钥匙打开了邹延庆的心窍。在贫管小组的支持下，邹延庆在苦聪大寨办起了政治夜校，学政治又学文化，还教唱革命歌曲，苦聪大寨的政治空气比任何时候都更浓了。一到苦聪大寨，就可以看到男女社员随身带着油印的毛主席语录活页卡片，在火塘边、地头认真学习的景象。这些卡片是邹延庆为了方便苦聪兄弟的学习而印制的。在推广速成自读中，学生也成了热心的辅导员，优秀学生李则三在教八十几岁的苦聪老人学文化，寨子的路口也成了大寨小学学生向社员扫盲的露天课堂。到了夜晚，苦聪大寨小学的教室里，气灯下面，男女苦聪兄妹聚精会神地听邹延庆教文化、识汉字。这当中，有五、六十岁的苦聪老人，有二、三十岁的青壮年苦聪兄弟，也有十五、六岁的“搓那、热咪玛”（小伙子和小姑娘）。

.....

十二年来，邹延庆在苦聪山寨培育的幼苗象劲松那样茁壮成长。他为祖国培养出来的学生中，有的成了驱车奔驰在云贵高原上的第一代苦聪驾驶员，有的成了日夜保卫祖国边防的解放军战士，有的已经成为苦聪人第一代大学生，有的成了巡回医疗的卫生员，有的成了社、队会计，记分员，有的担任了党支部书记，有的成了教师，和他战斗在同一条战线上。这批学生在各级领导班子中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为加强边疆政权建设，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起了积极的作用。

县领导上考虑到苦聪大寨本民族的教师已经成长起来，曾几次要调邹延庆到新的工作岗位，但是苦聪兄弟不放他走。他们说，“我们离不开邹老师！”最后领导上只好同意了苦聪兄弟的要求。

十二年来，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的光辉照耀下，苦聪山寨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苦聪大寨，已有近半数苦聪兄弟达到了初小以上的文化水平，苦聪人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崭新一代已经出现，刻木记事，包谷记分已成为历史！今天苦聪人的精神面貌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愚昧、落后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他们以惊人的步伐跨越了人间几个世纪，正在社会主义的大道上向前迈进！

金平县报道组

云南日报记者

（原载1971年9月18日《云南日报》）

献身于无产阶级教育事业

——张福全扎根苗山办教育的小故事

一心一意育新苗

在张福全老师教过的玉民小学学生中，有六个先后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其中有一个，就是解放军某部副连长滚昌业同志。滚昌业同志参军几年了，可是对张老师的感情却依然十分深厚。有空，就写信给张老师，回家探亲，特意到学校看望张老师。前些时候，滚昌业同志在给张老师的信中，还热情洋溢地写道：“张老师，你过去是我的老师，现在还是我的老师，我要学习你忠诚党的教育事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贵品质，做一个永远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好战士。”

这种经得起时间考验的革命情谊，正是张老师为革命一心一意育新苗的写照。

那是张老师初上玉民山办学的时候。他看到学生滚昌业家离学校远，上学不方便，成绩比较差，便主动把小滚接到学校来住，辅导他的功课。小滚不会煮饭，搭张老师家一块吃。晚上，跟别的同学睡在一起，铺盖不够，张老师腾出自己的被子给他盖。日常生活，理发、洗漱、补衣服，张老师都象亲人般的关怀备至，使小滚感到和在家里一样温暖。有一次，张老师备完课后深夜查铺，发现小滚病了，就连夜找药煎给小滚治病。小滚在张老师的关怀和帮助下，进步很快，各项功课都赶上别的同学。

张福全遵循毛主席关于“学校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转变学生的思想”的教导，着重在思想上帮助小滚进步。小滚是个勤劳、勇敢、坚强的孩子，从小就立志要当解放军。但是，他有一股蛮劲，爱打闹，不大遵守纪律。蛮劲一来，谁讲也不听。一次，小滚和校外一个娃娃打起架来。同学们批评小滚，小滚不服。晚上，张老师针对这件事，对小滚进行阶级友爱和纪律教育。油灯下，他翻开志愿军英雄邱少云事迹的课文给小滚辅导功课。邱少云叔叔高度的团结友爱精神，和他那为了赢得战争胜利，模范遵守纪律，任凭烈火烧身的可歌可泣的事迹，就象雨露育春苗一样，在小滚幼小的心灵里发芽。听着，听着，小滚的眼圈红了，拳头捏得紧紧的，心都要跳出来。这时，张老师问小滚：“你不是要当解放军吗？”小滚回答说：“是的，我要当解放军，杀尽美国狼”。“这很好”，张老师接着说：“但是，要当解放军，首先就要听毛主席的话，象邱叔叔那样，对敌人要狠，对自己人要和，要团结友爱，要模范遵守纪律，才能战胜敌人。”在张老师的帮助下，小滚认识到自己打架的事情不对，作了自我批评，并表示：“一定听毛主席的话，向邱少云叔叔学习。从今以后，再也不打闹了。做毛主席的好学生。”之后，小滚以邱少云为榜样，团结同学，遵守各项纪律，成为优秀的少先队员。当他二十岁的时候，多年的愿望终于实现了：光荣地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不久，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修 路

玉民大队的村屯分散，山高路陡，给小学生们上学带来了不少困难。特别是从高武村到学校，距离四、五里路远，还要爬一个坡，穿过一条密林小道。每当云雾雨天，这条小道，人

过要低头，衣服都湿透，有时还有毒蛇缠在树上，学生们往往不敢来学校上课。张福全每当来到这个山坳接送学生时，心里都想：这条路可得修一修啊！

一天，他送学生过这个山坳以后，一个人留在那里仔细观察四周的地形，一边走一边想：这条路如何修才好？如果按照原来的小道加宽路面，就要破坏路两旁的大杉树，而且路程也较长。当他抬头望见从高武村后面伸上来的那条山梁时，顿时有了主意，他想：从这里开一条新路登上坡顶，树矮朝阳，学生们往返就方便得多了！

张福全的想法得到全校师生的支持。师生们立即动手，披荆斩棘，砍的砍，挖的挖，深山坳里一片热气腾腾。张福全带头抢着干最重的活，哪里刺蓬杂草最多，他就往那里冲，累得满头大汗，也顾不得擦一擦。过路的群众见了都深受感动，纷纷自动参加修路。仅用了半天时间，一条又宽敞又朝阳的新路就开通了。从此，高武村的小学生上学时就高高兴兴地走在这条向阳道上，再也不受阴雨雾天的影响了。

教子爱苗山

张福全的大儿子张向阳，年纪刚满十岁，从城镇头一次来到深山苗乡，又听不懂苗话，再加上苗族人民的风俗习惯有些不同，不大愿意和苗族贫下中农的孩子交朋友。有时，苗族贫下中农的孩子高高兴兴地来找他一起玩，他总是躲得远远的。

这一切，张老师看在眼里，急在心头。他想，向阳这孩子是在甜水里泡大的，自己有责任教育他从小热爱苗山，热爱苗山的贫下中农，扎根山区干革命。从此，张老师经常有意识地带着小向阳下到生产队，登上苗家的木楼去请苦大仇深的苗族老贫农讲苦难家史和村史。小向阳慢慢懂得了应该爱什么，恨

什么，渐渐地建立起热爱苗族贫下中农的感情，也开始愿意和苗族贫下中农的孩子一起玩耍了。

但是，张老师并没有就此满足。有一年春耕大忙季节，学校里放农忙假，张老师下队去和贫下中农一起插田，也特地带小向阳去和苗族贫下中农的孩子一起给生产队放牛。一天，小向阳放牧的一头水牛往山下乱跑。小向阳跟在后面紧紧追，他追呀追呀，累得满头大汗，还是追不着。小向阳急得没有办法，就哇哇地哭起来。这时，苗族小朋友听见了，一个个急忙从附近山头跑过来，鼓励小向阳不要害怕，不要哭。同时，一边勇敢地帮小向阳牵回那头乱跑的水牛，一边热心地告诉小向阳放牛的经验：拦牛要勇敢、机智、迅速地跑到牛的前头去，才能把牛截住。不能在后面追赶。听了这些，小向阳又感激、又难过，不好意思地笑了。晚上，他把白天放牛的经过告诉爸爸。张老师抓住这件事对孩子进行教育，语重心长地对小向阳说：“你看，苗族贫下中农的孩子多么勤劳、勇敢，你要好好向他们学习才对啊！”

从此，小向阳更加亲近苗族小伙伴，苗族小朋友也更加喜欢小向阳。星期天劳动时，苗族小朋友都爱邀小向阳一块去；苗族小朋友学习上碰到困难，小向阳也耐心地给他们讲解，互相帮助。现在，小向阳除了主动帮助苗族小朋友复习功课外，还利用课余时间，担任苗村里夜学班的“小先生”，教学员认字。

红侗文 三辛文

（原载1972年6月4日《广西日报》）